

### 2022 遇见·北尖色彩

北尖岛,南海上的孤岛。上世纪50年代,第一代守岛官兵来到这里,扎根下根来。从此,这座无居民、无市电、缺淡水的“三无岛”,有了绿色营盘,有了战士的坚守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“诗与远方”,但远方,不一定都是浪漫诗行,还有沉甸甸的使命和担当。

当60余载逝水东流,北尖岛上有变有不变——岛上变得更绿更美了,官兵们的边防条件早已今非昔比,但登陆艇仍是通航小岛的唯一的交通工具,台风隔三差五地袭扰,仍是这里不变的自然规律。在常人眼里,北尖是“苦”的。然而,在守岛

官兵心中,却是苦中有诗、苦中有画。一次次站在人生选择的岔路口上,他们毅然把卫国戍边当作人生“必修课”,把守望北尖当作青春“首选项”。也正是因为这些选择,让这一群平凡的人有了不平凡青春。

——编者



望海巡岛。

### 边关轶事

山的褶皱中,一行人迎着朝阳踏上巡回路。行至悬崖处,一级上士林荣召停下脚步,向着远山庄严肃穆。这里是他的“老伙计”——军犬憨豆牺牲的地方,官兵每次途经此地,都会在这里驻足,缅怀这位“战友”。

那年春天,林荣召探亲归来,把一只5个月大的德国黑背犬从昆明基地带回哨所。小家伙憨态可掬,官兵亲切地为它起名——“憨豆”。

在西藏察隅边防连,憨豆不是唯一一只军犬。在林荣召眼中,它和自己格外亲。中午,林荣召换着花样给它“开小灶”;为了让它学到本事,他带着它练习跑步、越障。

第二年,憨豆从“新兵”成长为“老兵”。每天操课时间,它在岗亭边来回踱步,或趴在草坪观察,不放过营区任何风吹草动。

外出巡逻,憨豆也是一把好手。每次憨豆都会走在队伍前面探路。一年时间,连队的大小点位,它都随队走了一个遍。

前往某点途中,官兵要穿越雨林“蚂蟥谷”。他们把作训服裹在身上,立起衣领,扎紧裤腿,以防被蚂蟥叮咬。有时,憨豆跟在官兵身后,看到蚂蟥落在战士作训服上,便会狂吠不止,向战士们发出警告。

后来,熟悉每一条巡逻路的憨豆,成了战士们不离左右的“向导”。有一次巡逻,上等兵贾亚东走在队伍后方,高强度、长时间的攀爬,让他有些体力不支,渐渐掉队了。

## 老兵和「憨豆」

何勇 陈长宏 惠雁翎

一人高的蒿草、杂乱无章的脚印,掉队后的贾亚东迷了路,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等战友发现小贾掉了队,开始四下呼喊他的名字时,回应大家的,只有山壁的回声和“呼呼”的风声。

“我带憨豆去找找。你们继续前进。”林荣召主动请缨。连长孙超不放心,林荣召却信心满满地说:“有憨豆在,我很快就能回来!”

在沟壑纵横的密林里,一人一犬找了2个多小时。就在他们打算离开小路、往深处寻找时,憨豆突然对着远处路边的一丛灌木狂吠起来。跟连队的“指引”,林荣召一路小跑来到树丛中,找到了受伤脚腕的贾亚东。

随队在山里巡逻,憨豆身上总是“新伤旧伤”。尤其它右前腿的伤,总也治不好。一次雨后巡逻,战士们让憨豆留营待命。

队伍走出去不远,不知谁喊了声:“憨豆来了!”林荣召转身一看,只见憨豆一瘸一拐地追上来……一瞬间,战友们的眼圈都红了。

那趟巡逻,官兵要走30多公里,憨豆硬是跟了下来。途中,林荣召几次想把它赶回连队,又担心它被野兽袭击,最终还是决定让它走完全程。

途中休息时,林荣召像捧着憨豆,悉心为它换药。憨豆也像个懂事的孩子,亲昵地舔着他的手背。

不久,再次随队巡逻,行至一处悬崖,憨豆一跃而起。也许是腿上的伤情还没有痊愈,憨豆刚一起跳,脚下一个踉跄,跌进了谷底。

“快救憨豆!”官兵们大喊着,向悬崖下走去,当大家七手八脚把憨豆抬上来时,它已奄奄一息了。

俯下身子,林荣召紧紧抱住“无言战友”泪流满面。擦干泪水,战友们轮流扛着憨豆走出这片山谷。憨豆最终“走完了全程”,在抵达点位后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战友们把憨豆安葬在点位附近,让这位“战士”永远守护着祖国的边防,让每一位巡逻到点位的官兵知道,这里曾有一位“战友”化作了山脉。

巡逻归来,战友们发现,林荣召喜欢上了2件事——看山,看手机上憨豆的照片。

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来到连队之后,陪伴战友走过了3000多公里的巡逻路,完成了一名边防军人的使命。在林荣召和战友们心里,憨豆是“战友”更是“家人”,是永不会褪色的边防记忆。

### 走进南部战区某旅“海防模范连”——

# 守望北尖:南海有群这样的兵

■本报记者 王雁翔 通讯员 曾梓焯 熊昕

波涛汹涌,沉闷的气笛声划破夜的宁静,登陆艇在起伏和摇晃中靠上了北尖岛码头。

走出舱门,南部战区某旅“海防模范连”下士陈兴李大口呼吸着海的气息,好奇地打量着岸上的世界。这一路颠簸,他的胃里翻江倒海。踏上北尖岛,这位新战士内心涌上的有喜悦,有兴奋,还有莫名的期待。

初见小岛的一幕,永远镌刻在陈兴李的生命记忆中。

### 新兵与老兵

码头,迎接的队伍中,一张面容很熟悉。

陈兴李揉了揉眼睛——是他,自己的远方哥哥陈兴晨。

2015年,堂哥参军离家时,陈兴李还在广西贺州读高二。两年后,陈兴李报名参军时,他给堂哥打了一个电话。陈兴晨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当兵后悔两年,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”他还说,自己在一个“非常偏远的海岛”当兵。

高考成绩不理想,陈兴李放弃了去地方专科学校读书的机会,想着早点出去打工挣钱。不久,他接到村委会电话,征求他的参军意愿。面对选择,堂哥的话激起了他对军营生活的向往。

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,他居然也成了一名海岛兵;他登上的海岛,还是堂哥口中那个“非常偏远的海岛”。

站在队伍中,陈兴晨一眼就看到了堂弟,他笑着向陈兴李点头。搬运行李时,陈兴晨一路小跑过来,接过陈兴李的行李,小声说:“我们的关系别声张。”

像许多初上海岛的新兵一样,陈兴李的守岛生活从“水土不服”开始。

台风刚刚过境,海岛上一片狼藉;太阳能光伏板出现故障,维修人员无法上岛,缺电成为生活难题……

“每年多则上百天,少则几十天,海上不能通航,油炸馒头也是一道菜。”老兵的话,让陈兴李心头笼上一丝愁云,他觉得像“鲁滨逊”被撂到一个荒凉的海岛上。

最让他不理解,还是堂哥对自己的态度。陈兴晨是连队一班班长,对陈兴李这个新兵没有一点关照。体能偏弱,训练跟不上,上岛不久,陈兴李就像霜打的茄子,心头不时涌上一阵失落感。

一次洗漱完,陈兴晨凑到陈兴李身边,悄悄塞给他一包家乡寄来的特产小吃。

堂哥的这个举动,温暖了陈兴李的心,也让他重新振作精神。谁知,连队波瀾又起——由于兄弟二人名字相仿、口音一致,他们是堂兄弟这件事,很快成为众人皆知的“秘密”。

一次,看完纪录片《万山海战》,指导员要求写心得体会。班里同年兵便怂恿陈兴李:“要不,你去找一班班长陈兴晨借手机查查资料。”陈兴李还真去了,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回来。

“连队有规定,当兵的就要讲规矩。正课时间把手机给你,别人怎么看?”晚饭后,陈兴晨叫上陈兴李,两人坐在礁石边,敞开心扉聊起来。

“成长路上一步一个脚印,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可走。”深夜闲聊,听着潮声轻抚礁石,想起堂哥语重心长的话,陈兴李在心里卷起千堆雪。

巡逻,守岛新兵的“成人礼”。陈兴李第一次上北尖峰巡逻,连长特意安排陈兴晨带队。岛上地势陡峭,峰谷交错起伏,灌木丛中尽是碎石、沟坎。山顶,一块巨石巍然矗立,兀然翘起的一个尖



图①:想家时,黄鑫会在礁石上坐坐;图②:战士们在某地前合影;图③:陈兴晨(右)与陈兴李在连队荣誉室前聊天;图④:徐强给菜地浇水。

曾梓焯摄



角执拗地指向北方。

细雨蒙蒙,陈兴晨让大家加快步伐,以最快速度登上北尖峰。他告诉大家,连队有个传统:第一次巡逻登上北尖峰,新兵要从海边带一块石头上山放到山顶,并组织一次向国旗敬礼的仪式。

从石堆里捡起一块碗大的石头,放进挎包,陈兴李迈开了步子。“前方是大海,身后是祖国。坚守北尖岛,我们就是北尖石。”登上山顶,海风呼啸,陈兴晨的话被风剪得断断续续,却刻进了陈兴李心里。

巨石一侧,从下向上一层层地堆满形状各异的石头。“这是见证坚守的‘士兵山’。”陈兴李怀着崇敬的心情,将属于自己的“戍岛石”压在最上面。那一刻,他也把扎根的心留在山顶……

连队火炮专业训练,陈兴晨担任新兵教练。跟着堂哥练,陈兴李成了他最刻苦的“徒弟”,成长很快,体能和基础课目也追了上来。

2019年,连长彭钟宣布骨干任命:晋升下士的陈兴李为一班班长,中士陈兴晨调任六班班长。

### 走与留

几乎每个来到北尖的人,都曾有过这样的思考:怎样的青春更有价值?

上岛前,陈兴晨已经大学毕业。2015年,从职业技术学院汽车维修专业毕业,他如愿实现从军梦。现实并不如预期那般美好。

一次,八九级风浪持续了40多天,送给养的登陆艇靠不了码头。连队吃食在大棚种植的蔬菜,也将腐竹、粉条、木耳、花生等干货消耗殆尽。官兵们饲养的猪,大家舍不得宰杀……

那时,陈兴晨整天掰着手指头过日子。连队遴选提骨干,班长徐强让他报名。他也不吱声,闷着“躲”到菜地干活。晚饭后,徐强又问,他沉默半晌

说,我想回家。

又过了一天,徐强又问陈兴晨:“提骨干你为啥不报名?他憋了半天说,家里想让我回去。”

这天晚饭后,徐强把陈兴晨带到岛上程华森烈士墓前,给他讲起一段尘封的往事。

60多年前,北尖岛正在构筑国防坑道。到了7月,眼看坑道就要完工,突然一声巨响,坑道发生塌方。顷刻间,崩塌的碎石向程华森和战友袭来。危急时刻,程华森扔下手中的工具,大喊一声“快跑”,奋力将身边战友推开数米远……待尘埃落定,战友安然无恙,这名19岁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北尖。

“千钧一发之际,程华森烈士将珍贵的生命,献给了守望的小岛,献给了祖国,也把艰苦创业、顽强拼搏的精神传给了北尖岛官兵。”徐强推心置腹地讲,今天我们守在这里,也应该时常叩问内心,当兵为了啥,吃苦受累又为了啥?

看着墓碑上烈士的名字,陈兴晨的心渐渐亮起一盏航标灯。夜里,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,徐强班长的一句话在耳边反复回响:“生命中有些选择,根本不会给你留下太多考虑时间……”第二天一早,陈兴晨就叫上班长敲开连长的门,递交了“外出学习申请”。

2个月学习期满,上等兵陈兴晨回到连队,被任命为副班长,年底留队晋了中士。如今每每忆及此事,他总对自己带的兵说,感恩当年的“选择”。

让人真正成长的,或许就是一次次走向风雨的勇敢抉择。“在这个喧嚣年代,我们需要一片净土,洗涤内心,提纯信仰,锤炼意志——北尖就是这样一方地方。”这是下士黄鑫写在朋友圈中的一句话。

与陈兴晨一样,黄鑫也是一位大学生士兵。在上海某大学读完电气自动化专业后,他入伍来到北尖岛。信息闭塞、上网不便,曾是他心里的一个“难解的结”。

走进荣誉室,班长徐强给黄鑫讲起一封书信背后的故事。

2015年,时任指导员甘华良,在广州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,联系到了程华森烈士的家人。这一年春天,程华森的弟弟程华源带着母亲的嘱托登上北尖岛。“哥,50多年过去了,今天我们来看你了。”泣不成声,程华源走到烈士墓前,捧起泥土,小心翼翼装入盒子里。

不久,程华源给连队写来一封信。他说,终于有了哥哥的音讯,母亲悬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放下了,每天都要把哥哥的遗像擦拭好几遍,把我在岛上拍摄的照片看上好几遍……

“有一种感动,陪你跨越山海;有一种温暖,催你奋力前行。”聆听班长的讲述,黄鑫不知不觉已经泪盈眼眶,也正是从这天起,他的身上悄然有了变化。

连队抽水泵坏了。负责水电维修的战士刚退伍,官兵用水只能去半山腰蓄水池一桶桶地抬。黄鑫主动请缨下山维修。

拆开发动机,他发现是电路板烧坏了。配件一时送不上岛,来到库房,他从一部故障发动机上拆下旧电路板,打着手电一直忙到翌日清晨……

终于修好了。伴着窗口透进来的晨曦,黄鑫第一次觉得,水泵的轰鸣声、潺潺流水声,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。

第二年,黄鑫选晋下士,他主动提出到炊事班当炊事员。2021年初,黄鑫扛起炊事班长的重担。他觉得,这是最有意义的“选择”。

### 小家与大家

对32岁的一级上士徐强来说,坚守北尖15年,燃烧的青春里有欢欣与自豪,亦夹杂着许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苦涩与酸楚。

15年,长得足以让人忘掉许多事

### 今日戍边人

身材魁梧,皮肤黝黑,提起泽明华登,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无不竖起大拇指。

泽明华登出生在一个哈萨克族家庭,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格斗教练。小时候放学后,泽明华登时常跟着哥哥去教学训练场,看父亲给学生们上课,兄弟俩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简单的格斗技巧。

高中毕业,泽明华登萌生了参军报国的想法。在入伍前,一位领导拍了拍泽明华登厚实的肩膀问道:“小伙子,到部队是要吃苦的。”泽明华登干脆地回答:

## “老虎教头”的侦察突击

■何宇风 孙梁

“我不怕!”

新兵训练期间,身体素质好,吃苦耐劳的泽明华登,很快在同年兵中脱颖而出。他被分配到一个偏远连队,踏上了侦察兵的突击之路。

一次比武,泽明华登毫不费力地拿下格斗冠军。团领导觉得,这是个苗子,破格让他担任“综合格斗集训队教练”。

听说集训队来了个“新兵教头”,侦察连的训练尖子们有些不服气,纷纷要来一较高下。

一晃,一闪,一个假动作,那次和老兵对决,泽明华登“三下五除二”逼近对方,瞬间用拳头触到了他的太阳穴……那位老兵输得心服口服。另一次对战,泽明华登一个“虎跃”把对方摆倒,从此

集训队战友都称呼他为“老虎教头”。

“老虎教头”成长路上也有“拦路虎”。体能素质优异的泽明华登,文化底蕴薄弱,第一次参加连队组织的军事技能年度考核,泽明华登的军事地形学成绩全连垫底,差点亮了红灯。

“能打,不一定是合格的侦察兵。”晚点名,指导员贾国祥在对连队考核成

绩进行点评时语气严肃。那天,泽明华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“侦察兵不会察着地形,何谈打胜仗?”泽明华登拿出比武场上的拼劲,熄灯后在学习室抱着教材逐字逐句学;拜老兵为师,遇到困难缠着“师傅”请教到深夜。每到周末,“师傅”带他对着营区周围的高山、河流分析地形,确定目标点和站立点。

前不久,泽明华登报名参加上级组织的侦察兵比武集训,与一群经验丰富的侦察兵同台竞技,泽明华登取得军事地形学第4名、综合第2名的佳绩。“老虎教头”的名字,登上了团队的“龙虎榜”!